



时光记忆

## 老妈的“戏曲人生”

□朱月林

立夏过后,天气渐热。为避开暑热,老妈一大清早就买菜回来,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视机,观看固定本地频道。顿时,屋子里飘满了“咿咿呀呀”的淮剧唱腔。她一边择菜,一边望着电视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电视中的画面很模糊,逼仄的舞台,简单的道具,好像只有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罢了。舞台上的演员似乎也不年轻,花旦的裙衫穿在身上,紧巴巴的,也不能显示出小姐窈窕的身段。至于脸上,虽然搽了很厚的白粉,画着很浓的妆,但脸不是鹅蛋脸了,眼睛更算不上明眸善睐了。而小生看上去更像老生,衣服皱巴巴的,声音里有岁月的苍凉味道。其他或有一个丫鬟,或有一个小丑,或有一个差人……不一而足,总之舞台上只有那么三两个人,在唱、在说、或在打斗着,那是在演绎若干年前天上人间的悲欢离合,但我看着索然无味!

偶然有一次去戏园子找她,看到了那简陋的舞台,那草台班子的演员,在大热天,亮灯下,穿着色彩黯淡的、厚厚的戏服,汗流浹背地卖力唱着,我忽然有些怅然,好像失去了什么。

记忆中,老妈年轻时就喜欢看戏。那时家乡的小镇上有一间电影院,县里的淮剧团常来演出,老妈也常常去看。裔小平、梁锦松是台柱子,有市区的、淮安的淮剧团来,而当省淮剧团或者上海淮剧团来演出时,那是空前盛事,一票难求啊!

有一天晚上,老妈吃过晚饭,认真洗了脸,搽了雪花膏,身上有一股“友谊”的香味,她要出门看戏了!而我,八九岁的光景,想要跟着她去看戏,她不想带着我,我急了,拦着门,不让她出去,哭哭啼啼地要跟着,无奈,老妈只好带上了我。那是上海淮剧团带来的《打金枝》,印象中,那舞台好像仙境,灯火辉煌。台上的公主是名角马秀英扮演的,那公主的风冠头饰金光灿灿,摇曳生姿;那曳地的裙裾珠光宝气,衣袂飘飘,根本看不出演员有六七十岁。看得正入迷的时候,忽然间,从舞台上飘出浓浓的烟雾,在舞台灯光的映照下,粉色的,带着香气,我那时好像身在云霄宝殿,化作他们其中的一个人,目睹人物的爱恨情愁。这是我对那场戏最深刻的印象,而故事情节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
岁月的河流冲走了一切,留下的是沉甸甸的回忆,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。但戏曲到底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,年轻的一代被惊险刺激的影视吸引,大多数不愿意静下心来欣赏这情节缓慢、曲调悠扬的戏曲。

而我老妈却依然沉浸在戏曲的世界里,在电视屏幕上观看那些演员,演绎着古老的故事。那里面有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惩恶扬善,大义灭亲的凛然;有凄苦无依的窦娥六月飞雪,昭示沉冤的悲愤;有书生小姐的私相授受,奔赴爱情的热烈;更有孝悌伦理、兄弟义气、家国情怀……

我想,识字不多、见识不广的老妈却拥有好品德、大智慧。她少年丧父,中年丧夫,但始终乐观开朗地面对生活的磨难,用她在这些戏曲中懂得的道理,将我们姐弟五个抚养成人。

银发生活

## 老年健忘无须怕

□陶诗秀

我得了“健忘症”,并非老年痴呆症,因为我的头脑清晰、言行举止不怪异,人情世故有所拿捏、不计较、不怨恨,凡事为他人着想,抱着吃亏是福、有付出就有收获的理念,日子倒也过得不错。

只是最近的我得了“健忘症”,常常找东西,出门时锁了门,回家却找不到钥匙开门,奇怪,钥匙到哪里去了?它也没长脚,就这样不见了,只好找锁匠来开门。

下雨天撑伞,天晴了,伞也丢了。丢衣服、帽子、钱包,有一次,要坐车到火车站,坐上反方向的车,看到街景不太对劲,回过神来才急忙下车。当时,只顾着拿行李,竟把皮包丢在车上,皮包里除了一千块钱,还有身份证、手机、医保卡等。

车开走了,想坐出租车追,身上也没钱,我向附近店家求救,想打电话,询问皮包的下落。当时正好是午休时间,跑了几家店都没人愿意帮忙,最后到了一家店,老板正在躺椅上休息,他看着我着急的样子,就立即骑机车去公交车终点站。多谢这位热心的年轻老板,皮包顺利找回来了,好感动!我拿了两百元要谢谢他,他拒收,我又把一瓶刚买的菠萝酒送他,他也不要,太客气了。

我这毛病,常常东西放在哪里,一下子就忘记,翻箱倒柜找,仍是找不到。

让我遗憾的是,老伴的爱物“金戒指”不见了。这枚戒指是他大学毕业后,用第一份工作所赚的钱买的。虽然我觉得俗气,但他不舍得摘下,他戴了五六十年。几年前,家里遭小偷,一些值钱的金饰、纪念币、珠宝,在我出外旅游时,全被偷走了,只有那枚戒指塞在书桌的抽屉里未被发现。我深恐戒指再被偷,东藏西藏,最后竟也找不到了。想想,或许是把它藏在某件毛料外套口袋里,有一回整理老伴衣物送给老友,没检查就送人,可能在其中吧!女儿说,要不要打电话问拿了那件外套的老伯,请他找找看,但因不敢确定自己的记忆有无问题,担心问了反而引起不必要的纷扰,也就作罢。

女儿看我常找东西,于是帮忙买了几个大小小透明的收纳箱,有的放在书桌上,有的放在衣柜下层,每个箱子外都贴着标签纸,上面标注里面放的品项,方便我分类与收纳。随身的包包也分为晨间运动、去市场、到医院拿药等不同功能,里面物品也因目的地而有所区别,例如,去市场,只要有小钱包和环保袋即可;到医院,则要有医保卡和公交卡……经过这样分类后,我发现自己的“健忘症”好像没那么严重,找东西的次数也减少了许多。

不过,我又出现了一个烦恼,去医院用的包包,夹层与口袋多,多到有回看病时,找不到医保卡,明明出门前检查过,只好先多缴些钱。后来回家一看,原来不知怎么搞的,医保卡被放到从未用过的夹层,难怪找不到。后来,女儿就把这个包包换掉,换成只有三个夹层的,并告诉我,把钱包、医保卡固定放在最明显的中间夹层,这样就不会找不到了。

老伴曾说:“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家,物归原处,就不会找来找去了。”他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,房间内总是整整齐齐的,我想他在天上看到现在的我,一定摇头叹息,唉!

所以,现在的我,东西用过,一定告诉自己快点归位,勤快些,才不会被儿女叨念“妈妈啊,你怎么又乱放东西了!”

年纪大,大脑难免有些退化,我都七十多岁了,但我不担心自己的“健忘症”,它并不可怕,用些方法,将日常琐事单纯化,日子一样可以过得不错。

乐享人生

夕阳无限好,人间重晚晴。退休之后,除老伴、老友之外,能有“老活计”,必可活得长长久久,快快乐乐。

## “老活计”助长寿

□贞虎

两位忘年之交的老朋友,分别传出喜讯。一位我称他柴老哥,刚刚庆祝过九十一岁生日,同时最新作品,也是第十四本著作问世。另一位是甯大哥,今年八十七岁,不仅获得了区文学贡献奖和美术贡献奖,而且所著的五本书即将出版,连封面都是他精心设计的。

柴老哥,六十岁中学教师退休。退休后仍勤奋不懈,努力从事笔耕,虽然他曾历经辛酸:夜坐灯前不顾身,日爬万字等微尘,可怜废纸场中稿,犹是头家梦里文。但他毫不气馁,屡退屡投。而且一笔一画,一丝不苟,有时还用毛笔誊写。后来,他写好稿子请子女录入,但因非长久之计,于是“八十岁学吹鼓手”,在八十二岁时他从开机学起,练习电脑打字。现在文稿都是自己录入,用电子档投给报社。他还学会用手机传视频、各种图片。

他重养生,勤做内脏运动,已持续五十多年。早上起床和晚上临睡前,各做深呼吸十四下,从未间断。每天早上、下午都要出门散步。他服膺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所以一有空就读书,一年要外出旅游四五次,还集集成《万里游踪》。

退休至今,他一共写了五本书,参加文艺活动不计其数。他说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。他没有一天闲着。他还说,活着一天,就要努力一天。读书、写作、散步,是他的生活重心,也是他退而不休的动力,更是他长寿的主因。

甯大哥也是六十岁从中学美术老师岗位上退休的。退休后立刻“无缝接轨”,在家中准备了画室和书房,开始画不停,有时甚至到了“废寝忘食”的地步。他最常说的是:“我退休后更忙了,根本不知闲为何物,不知寂寞的滋味。”退休后,他在全国各地开了五次画展,获好评。

其实,若能另辟蹊径,退而不休,人会活得更充实,更快乐,也更长寿。

泰国人夏琳五十岁才成为舞蹈家,五十二岁时第一次与搭档进入全美标准舞决赛,五十七岁时赢得银牌。她说:“我不认为有退休的理由,记住,永远做你要做的事。”九十三岁的叶嘉莹教授表示,现在比以前还忙,得看许多人寄来的著作,整理文稿,还得给不同时期的学生上课,而且还是站着讲课,她却过得很快乐。九十二岁的吴守礼更有他的一套人生哲学。不管别人如何想他,他喜欢用脚底摩擦的方式做脚底按摩,天天按摩,每次一百下,他很容易入睡。他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外,都在看书查资料,完全处在“运动”的状态,整天动个不停。一生做任何事总是可以不顾生计,一切以兴趣为原则。他说他不管钱,也没有钱可以管。不理财的结果是乐得轻松,怎会有烦恼呢?一生执着一件事,就以做好一个小小领域的事为满足。

这些人的所作所为,正是李霖灿在八十岁时所提出“五老”中的第五项:“老活计”,也就是要有平生最喜好的工作和爱好。

夕阳无限好,人间重晚晴。退休之后,除老伴、老友之外,能有“老活计”,必可活得长长久久,快快乐乐。

